

中國文學指南

卷上

宣統二年五月出版 繩武誌

中國文學指庫

上海會文堂粹記印行

序

吾國近時所出文法諸書句磔字裂至不稍段簪烏
寧嚴已然類塗竊東籍竄私己意支離破碎閱未終
卷而已昏昏欲臥矣竊謂文之逕塗廣有直記專審
者有偶擇雌霸者义一一取名代動靜等字如櫛坐
比如髮坐數非特無此體製亦遺弘文為桎梏而已
且未聞吾國之弘文名家者如晉之韓柳氏歐蘇氏
亦曾有事於此與等而上之左莊馬班亦曾肄業及
止與是皆未窺吾國文學之富且美偶昧於東人稽
柏之言已食其素欲更弘之嫌入者也竊不自量迺
泛稽往籍互取三代百五明季其間聖詰贊入濂生
鉅儒之所誇論凡有涉及文學而可供後生坐探討

者則繙而錄之如滾山澗百川不名一派而皆有其
極至之理第師其一人一言不拘拘於文法而文法
亦卒莫能外是則此編者又豈直枕囊而已哉時
宣統二年仲夏幽陰邵伯棠廉序

中國文學指南卷上

易經

小畜卦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程傳君子所蘊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方之道義為小畜。

賁卦

賁。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革卦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上六。君子

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繫辭下傳

物相雜故曰爻

謀相雜謂陰陽相雜猶青黃之相間故曰爻。

禮記

儒行

儒有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

註積積聚財物也。儒以多學文章技藝為富。不求財積以利其身也。

又

儒有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

註博學以知服者謂廣博學問猶知畏服先代賢人言不以已之博學凌夸前賢也近文章砥厲廉隅者言儒者習近文章以自磨厲使成己廉隅也

集說建安真氏曰文章二字非止言語詞章而已聖人盛德蘊於中而光輝發於外堯之文思舜之文明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皆此之謂也至於二字之義則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燦然有文之謂章者蔚然有章之謂章猶條也六經論語之言文章皆取其自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為文與聖賢之所謂文者異矣

春秋左傳

襄公二十五年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

行而不遠

漢揚雄法言

問神篇

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之妄。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

劉熙釋名

釋言語

文者會集眾彩以成錦繡。會集眾學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

魏文帝典論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雖均節奏。同檮。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遺子弟。

曹子建論文

與楊德祖書云。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

宋范曄論文

嘗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志必彰。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

北齊顏氏家訓

文章篇 摘錄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謫。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

齊世有辛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嘗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言若榮華。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十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辛笑曰可矣。

凡為文章。猶人乘騎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軋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今世相乘。趨末弃本。率多浮艷辭與理競辭。

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耳心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才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疏樸未有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為本今之辭調為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胷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皆似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為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歎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郵下紛紛各有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抑乃邢魏之優劣也

王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為文外
斷絕物無異議。簡文吟咏不能忘之。李元諷詠以為不可復得。
至懷舊志載於籍傳。范陽盧詢鄴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
於能。魏收亦然。其論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曰。言不謹
譁也。吾每歎此。鮮有情致。籍詩生於此意耳。

隋文中子

事君篇

予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予謂文士
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爻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
文冶。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
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
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

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貧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
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
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

唐李德裕窮愁志

文章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
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全璞之
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
猶終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
渢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
寂無人聲。蓋謂是矣。近世誥命惟蘇庭碩叙事之外。自為文章。
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甚

工旨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纓。文旨既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不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唯於五言為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霧均以來。此祕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或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定曲。辭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詞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則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余嘗為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為物。自然霧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淡而無味。琢刻藻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寶所棄。此為文之大旨。

也

杜牧論文

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之兵衛。未有主疆
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
隨主所指。如鳥隨風。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
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言愈多而
理愈亂。如入闌闈。紛然莫知其謔。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
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
成意。大抵為文之旨如此。

柳宗元論文

答杜溫夫書云。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生所謂乎
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

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詳思之則一益也

與嚴厚輿書云。吾子文甚暢達。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策。調其六轡。中道而行。大都舍是。又奚師與謀於知道而考諸古。師不乏矣。

宋司馬光適書

文害

或謂適叟。子於道則得其一二矣。惜夫無文以發之。適叟曰。然君子有文以明道。小人有文以發身。夫變白以為黑。轉南以為北。非小人有文者孰能之。

性理

論文摘錄

程子曰。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為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

學不淥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為之者。或有繪畫為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迹。抹敝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致。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諭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怪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為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元